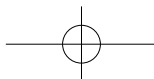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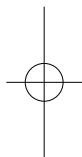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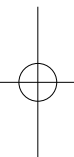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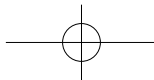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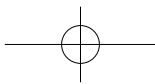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以下訪談在許多疊置的轉角發生，對話路徑可能像是一種偶然的透視或是一種特定梳爬動作，不定焦的對話飛走於各種觀、體、察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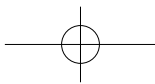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訪問者：呂岱如 (Esther Lu)





Esther Lu 我其實一直還蠻好奇你個人是如何開始對「犯罪」這樣由社會法規所對立出來的踰矩概念或狀態產生興趣，之前聽你在 TCAC 分享俄羅斯犯罪者刺青的座談上，我感受到你對這些牢裡犯罪者的個人故事和各種特殊心理狀態的一種研究熱情，有一種幾乎是嗑藥狀的興奮和滿足感，竄流在你分析他們身上刺青紋飾背後各種再現意義的表達神態裡。好像有一些相當絕對性的引力在牽絆著。那當下，我著迷的不只是這個特殊刺青文化的內涵，而是你本人大老遠跑到西伯利亞坐火車以及這一連串的田野研究行動所展現的力量。可以聊聊嗎？或是相關的想像？

Val Lee 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犯罪事件本身通常就是一個可以觀測的、封閉的獨立時空。不管是入侵模式、時間的漫長感與否、被害者位置、首次攻擊瞬間的面向、剩餘或裝置物件狀態、散亂或充滿氣勢的潔淨、現場的動線或是犯罪者本人的簽註式手法，都很像是將個人意念曾經暫時性強化至不可復原的狀態的證據。我對不可判斷的意念感到興趣，以及超乎常態的衝突。我認為在特殊與難以判斷或投射的事件裡，所有的選擇都能透露某種意念，比如：攻擊物件所屬文化職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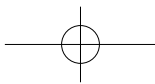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領域與其光澤度、質地、端正感；或者入侵動線本身的運動惡意；無意義的附帶攻擊；受害者對加害者而言所屬的精神想像。

一個犯罪事件有很多附帶條件。事件的運作代表設計者本身的意識走向。犯罪者被帶往現場進行模擬時，往往像戴著安全頭盔的導演身兼表演者，事實上，犯罪者和編舞家是最常同時表演主腦意念的表演者，站在河邊空揮武器、刻意顯得弱力、口述顯影不存在於此時空的表演。我常常觀看河邊的編舞家的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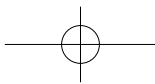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EL 以致不可復原聽起來真的好威啊！

照你這樣說來，犯罪事件當下所涉及的超乎常態的一種主體意識與潛意識的複雜投射與表演性，才是你在這其中所關注的對象。不知道你如何開始對此產生興趣？是一種在創作過程中所碰撞而後設出來的問題意識呢？還是這更像是一種前驅性的創作動機或好奇？我有可能問問你個人第一次作為導演的創作經驗嗎，或是有什麼其他觀察、事件或經歷促發對此特定表演狀態的長期投注？我想，去逛受刑人的交友網站應該也算是一種超越日常的嗜好……



VL 多年運送神轎的人，肩膀上都會長出四個左右的巨大神轎繭，那就是他與神的對決。鬼丘鬼鏢的創作對我而言有一定的困難度，以至於對由空間開展而生成的現場百回式社會科學調查相當有興趣。好比閱讀由特定空間擴張而成的調查研究，如以十年時間與某座橋底下的無家毒癮者閒耗和他們一起躲避警察追捕、偷竊工地機具與討論可能的親屬的現存關係；好比在重慶大廈裡面閒耗十年，研究他們如何進行地底的全球化，販賣假手機與護照；好比與住在紐約地下鐵之內的無家者建立錄影軌道，拍攝紀錄片等資料都有所幫助。我想知道人類在全然黑暗中能否持續觀察；並且希望以資料圖欄方式，分離人類內在的狀態。

最早的作品在美國，畫面中找了美國健美的男同志卡車司機好友在我家的客廳汽車沙發上全裸自瀆，我坐在旁邊抽煙、翻雜誌，還幫自己準備啤酒他沒有、從窗戶往外跳等等很典型的錄像行為作品。當時我最喜歡的教授是 **Tony Conrad**，每次冒著下大雪的天氣，進入教室等待，他會穿著五顏六色感覺是從慈善機構買來的衣服飛奔上台，播放類似黑人男同志裸體跳彈簧床或是女藝術家沿著踢腳板爬過整座房間這類型的錄影帶，我對錄像藝術的喜好當時就終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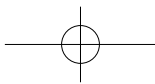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EL 我覺得 **Shoplifting** 絕對是一種編舞。

VL 為什麼是編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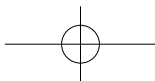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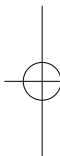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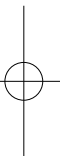
EL 即便沒有親身經歷，但是從想像中以及看過的電影裡，都可以推測其中涉及繁複細膩的動作時序和變幻組合，可能還涉及考量不同觀看角度下的空間障眼法，乾坤挪移應該可以是極度優雅、充滿幻覺感的吧。充滿各種推演、來回、即興、變奏。所以方法學上應該和編舞相當能夠呼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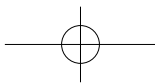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VL 我覺得 **shoplifting** 真的很可以當表演者的暖身；如果表演前帶所有表演者到超級市場規定要帶一定價值的東西回來，應該很快會進入狀態。上次你說在法國看到 **shoplifting** 的工作坊，又說內容是徹底保密的，讓我非常好奇。回去查了一下，猜想主要內容應該是在作消磁的教學吧。因為執行的推理或避免攝影視角等工作大約都可以掌握，消磁就需要一些專業判斷。有點像我們表演的時候，其實幾乎沒有為表演者作任何文本設定或潛台詞內在設定。我想我與 **Hikky** 沒有保持



思考同步的特性，表演者也是；即便製作與歷史徹底相關的《白色恐怖白色驚懼白色驚悚小說》或《立黑吞浪者》時，也沒有特定共識。從一開始創作，Hikky 就覺得我不必表達太多想法（笑），不知道為什麼，其實也不錯。

EL 你先前提到不可判斷的意念和超乎常態的衝突，我可以閱讀到鬼丘鬼鏟的操作手法中的這些概念性元素，包含了很多開放的不穩定性、無法預期的互動等。此外，我記得有次我們閒聊談到關於身體解放的這件事，你說你和 Hikky 覺得沒有什麼特別關於身體解放這樣的想像，因為感覺這議題已經不是問題了，反而是想朝著更為精準控制身體的這個方向去思考和著力。我反覆咀嚼這份回答並且回顧我參與你們現場表演的狀態，我可以體會裡頭所涉及的繁複的控制技術，但是其實我也同時覺得你們表演中的特定解放概念是具有高度的。這些解放對我來說，確實地回返到身體的存在意識開發，同時可能也是歷史的、時間的、空間的、或是一種特殊的共存狀態的解放。也可以說，你們的創作概念本身，對我來說，其實便已經明確具有「不可判斷的意念」和「超乎常態的衝突」這樣的美學，這個衝突既是一種內在邏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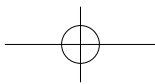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同時也是一種外在必然。這些是你們何時開始有意識地要傳達的呢？我也蠻還想了解你如何去回頭了解那些當下吉光片羽的各種意念的堆疊和衝撞，它們又如何一次又一次驅使你們的創作？

VL 大部分時間鬼丘鬼鏟都在製造空想的事件。因為漫長的、不可預期的事件能對參與者產生影響。生活經驗好比與上百人在深夜森林腳踏車賽車，觀看所謂的腳踏車混混 (bike gang) 在改裝的兩層樓高的車上用西洋劍決鬥；好比自己坐巴士到偏遠城市，晚上住在鐵皮工廠，隔天觀看監禁少年少女用空洞的眼神演奏管弦樂、拿著以鐵鍊鎖上的菜刀進行中菜料理、房間裡養著青蛙；好比和 Hikky 跑進廢棄的婚禮會堂，玻璃窗大約有七、八公尺，原本女性化色澤的厚地毯已經被灰塵淹沒成為灰粉色，空氣中都是炎熱的灰塵的味道，在那裡研究某種動作。許多事件可能成為某種精神鍛煉，沒有邊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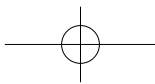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如果把單位簡化，往往都是個人在一段特定時間內所留下的過分力道的軌跡。一種表現學。



EL 上回你和我描述你與 Hickey 兩人合作的核心像是一種失序和混亂的狀態，各說各話，彼此不甚瞭解。又在臉書上形容「互相催眠進行鬼丘鬼鏟也快要進入十年了，泰國的駐村經驗有點像是兩個人被綁架到一塊空地然後要成功製作出紙火箭升天才能回家」。讀到這真的不免大笑！然而，我其實完全相信這些看似浮誇的描述，它們透露一些有趣的線索：一個是關於鬼丘鬼鏟作為一種二人團體的運行邏輯，另外一個是關於你們的工作方法。

能夠那麼長期一塊工作說實在是超級了不起的事情，我覺得也因為你們有這樣的底氣和想像去操演如此長時間的合作，所以其實默契似乎比溝通還來得重要的事情。或說，你們之間的引力所回應的一種對宇宙運作頻率絕對比你們對於日常某單一事件的主觀認知和觀察都還來得明確。所以短時間要進入異地創作完成某件具體的事情會看起來像是不可能的任務，而兩人卻能夠彼此催眠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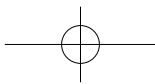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你是否會同意這樣的說法，而如果是的話，你又會如何形容鬼丘鬼鏟的宇宙觀呢？例如，這個宇宙裡的河流長怎樣？火是什麼味



道？死亡的形狀與聲音？現實和夢境有邊界嗎？裡面的新聞頻道播出什麼內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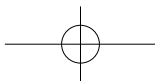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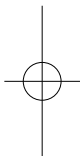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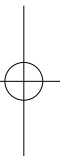
VL 關於泰國駐村的形容很實際啊，印象很深刻，有一天我們載了花費數個晚上搭蓋的木製房子到草原燃燒，司機一到定點就離開了，只剩我們兩人在草原上釘木板、鎖螺絲、架 **iphone**、就定位以後就開始依我爸建議的方法潑煤油與汽油放火燒屋。現場一人表演、一人拍攝，**Hikky** 雖然是要保持完全不動進入催眠感的狀態，但還是要起來幫忙潑煤油，手忙腳亂。火其實還滿大的，靜靜地拍攝了快幾個小時。拍攝中，**Hikky** 背對我說現在滿感動的，我說有嗎，因為腳架很歪，我也滿狼狽，同時她也離火很近，現場非常燥熱。當火終於快燒完時，回頭看原來背後已經聚集了農地主人、泰國策展人 **Jiandyin** 與印尼音樂家等朋友站在黑暗之中。**Hikky** 說那間房子就是鬼丘鬼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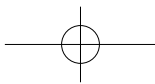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如果要描述鬼丘鬼鐘的宇宙觀，希望是現場版本的 **Hieronymus Bosch** 繪畫，然後村民都已經得到進化可以輕易做到漂浮、催眠、快速逃脫、天空的體操，仔細近看可能有些人在圍觀拍攝屍體、設計陷阱、



推理、或是一整排躺在路邊睡覺，人死倒地又可以隨時復生，不在古代也不在未來的感覺。應該很多村民的形象都是 Hicky。路旁隨時有岩漿河流可以觀察。

EL Bosch! 這樣的說法很精彩立體，可以理解 and 進入你們想要創造的世界。Bosch 是我最愛的畫家之一！難以忘情初次見到他畫作圖片時心裡澎湃迴響的震撼力道，我完全傾心與折服他腦中所想像出來的前所未有的視覺語言以及透析各種變形黑暗的人性本性和恐怖。不過他筆下這種沒有地獄沒有人間的激情或是其相對呼應的一套完整宗教觀，是目前我還沒有從你們的作品裡感受到的，應該說，即便其中有相通的東西，但是我覺得你們的詩意更為濃厚，你們對世界和各種意識型態充滿更多懷疑，以至於描繪出的世界感覺是比較接近崩裂後的碎片和其反射，而不是崩壞前的猙獰。就算你們想要鋪陳類似的場景，我覺得其中的空間感好像會很不一樣。就好像我會直覺以為黑色對鬼丘鬼鏟來說，絕對不會是沒有光的黑，而會是混雜著黑色貓毛、蒼蠅翅膀、深色泥巴、燒焦的木炭、體毛、刺青墨水……等等的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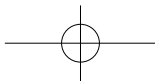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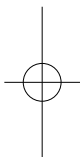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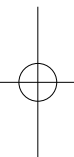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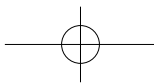
VL 滿多人會以詩意形容我們，其實我一直想問，什麼是詩意？

EL 幾乎同時閃過我心中的反應性回答好像有三種：

- A. 評論柏拉圖的心情。
- B. 事物具像以前的溫度結構。
- C. 一種看似不可能的通往卻具有確實的抵達。

VL 其實我回答時沒有注意到他的偉大性，我覺得是藉由他全然開展的等距群體活動，想像過往的鬼丘鬼鏟作品全體成為某種事件流。可能因為大部分時候我們確實以非常古典的 Rudolf Schwarzkogler 行動草稿模式規劃作品，所以即便時間久了，還是清楚記得在群體的混亂中，特定的獨立動作。比如說《海底求生圖鑑》中邱正文會逼近觀眾低聲熱衷講述他手中 M4 卡賓槍的知識，一種非常美國貧窮文化的態度，但他本人也在露營區長大；蕭羊希與周依被裝在日本紙箱內連體奔跑。我們其他幾人把觀眾抓進擔架並運送到游泳池深處。《近古代臨摹》中雙胞胎之一 FangB 伸手按住旁邊任一表演者額頭，將對方放倒在地，倒在地上的人緊捏雙耳、口唸代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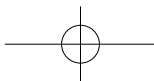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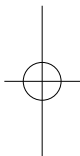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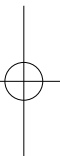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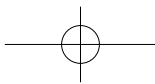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將鬼丘鬼鏟視為可捲起的群體活動長卷繪畫，就表示擁有可大幅開展的空間，以及隨時捲起，徹底消失的可能。我覺得那就是最後一個活動。

當然 **Bosch** 完全的偉大。

EL 你最喜歡的詩人是誰？或說曾經著迷過的？

VL 我常讀畫畫朋友們的文字，其實不知為何地被打動。通常都很簡單。





我曾走進黑色色塊裡看見一位正在劈柴的先生，

他的動作一致，右手於釜柄底部至左手距離最大時瞬間落下，

未曾間斷過。

我問他：「請問你的木材從哪裡來？」

他沒有回答，

我再問他：「那這些木材要拿來做甚麼？」

他也沒有回答，

我看著看著便睡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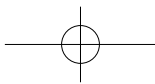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醒來後，

我走近他問：「你知道回去的路該怎麼走嗎？」

他還是沒有回答。

納悶的是，飛濺的木屑從未擊中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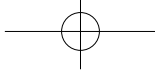
——蔡安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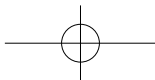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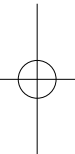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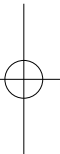
EL 我覺得我似乎走進木屑堆起來的森林，愈顯幽謐。光線稀薄起來，味道濃烈撲鼻。在把視覺的敏感讓渡給嗅覺的感知移位間，想起那些看過的鬼丘鬼鐘的畫面，細節被那夜空氣裡的味道呼喚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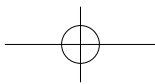
我想談談《白色恐怖白色驚懼白色驚悚小說》這部讓我納悶沈思的作品，以及你們的藝術或是政治理念。我認為這件作品擁有的所有可能去煽動觀眾成為一個真正的事件，不論在地點、形式、內容美學上，都可能造成現場即刻爆破的狀態。而當天晚上，所有人匯聚在密度那麼高、象徵濃度超標的中山堂內，竟然平和地真的只有在看表演而已。我對其中的冷漠和疏離吃驚不已——對於歷史、對於當下、對於身體所正在經歷的一切，觀眾所表露出的無感讓我害怕，所有人就是順著演下去而已，不會有真正脫序的劇本。這反映出的社會寫實真的恐怖到蠻過分的：幾乎可以說，我覺得作品名稱裡面的「小說」若不拿掉的話，會讓我精神分裂。

這是你們原初設定時預料的結果嗎？我其實很好奇，你們排練時如何預設觀眾？有想過整個場爆掉的樣子嗎？創作裡頭有憤怒嗎？政治在這裡是一種藝術美學語言或是修辭而已嗎？那晚之後，我對美所造成的迷幻，感到些許遲疑。當然我也從未停止思考藝術中的政治性如何生產……



VL 我們在焚燒屋子的鏡頭後，立刻進行藝術家講座以及準備離開佛統府。當時 Jiandyin 找我們出去，說要露營。我們一直想拒絕，因為連續拍幾個鏡頭，搬運、拆除、縫製、表演，勞力工作銜接密集。但是我們還是去了。開了數個小時的老賓士，沿途是 youtube radio，睡睡醒醒。我們從森林泥土路轉入龐大的山景與河流，出現了幾個小孩幫我們運送行李，提了無數的啤酒、麵條、火爐、新鮮的蔬菜。停在河邊的是一種無法形容的建築物船。我們進入一幢沿著大河運行的約可容納五十多人行動的包含了木製空間以及徹底開展式船頭的水上移動空間。當天晚上，大家就睡在地上挑了床墊而睡。建築物船偶爾會停在淺灘，大家下去升火、游泳。晚上開始起火，燒烏魚子、煮新鮮的泰國湯麵、喝酒。氣氛完全不熱鬧，印尼藝術家偶爾彈著安靜的音樂，Hikky 用 youtube 教學做出了紙喇叭。極遠黑暗處是另外兩艘建築物船，泰國人在海上的屋子唱歌跳舞，聲音在他人身上顯得沒有任何重量。黑暗之中，無法分辨是山壁，還是空洞。我們一群人時常聚在船頭，臉孔朝外，無聲地往黑暗中的極遠處瞭望。時間很早，Hikky 就說了要先休息，聽說後來又起來看了一人日出。





隔天起來，坐在船側邊對著河流刷牙，我幫 Hikky 在移動的竹筏上拍攝了一些有跳舞感覺的動作。一早小船就運送來了即溶咖啡，以及二十多件救生衣，堆在地上。我們的行程聽說在九點或十點開始。建築物船不時停靠在河邊，像是等待其他河谷中的船掉頭。默默地，就等待了許多小時，沒有人詢問。我想可能是潛水活動，也像是泛舟，或者是改划小船去難以靠近的淺灘。救生衣一直堆著。建築物船某次靠在山壁邊，緊鄰著臉孔不到一公尺處，就是縮小版的瀑布，大約像 TCAC 的大小而已。我們在等待行程，就順便出神地望著那臉孔前方的瀑布。

李奧森 (Val Lee)

導演、藝術家，二〇〇八年與陳必綺 (Hikky Chen)

成立鬼丘鬼鐘現場藝術團體。

www.gmgscollective.com

呂岱如 (Esther Lu)

策展人，現居台北。

